

# 爱情只差 刹那芳华

爱，一步一步地沦陷，即使开局输了，  
燕亮不希望结果一败涂地。

良辰雪 著



即使忘记你  
需要用尽我一生的时光，  
我也依然愿意在最初的刹那，爱上你！

# 爱情只差 刹那芳华

AIQING ZHI CHA CHANA FANGHUA

良辰雪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情只差刹那芳华 / 良辰雪著.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3

ISBN 978-7-219-09176-0

I. ①爱… II. ①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262544 号

---

监 制 白竹林  
策划编辑 周月华  
责任编辑 周月华  
责任校对 梁凤华  
美术编辑 王 霞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邮 编 530028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9176-0/I • 1779  
定 价 26.80 元

---

# C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与君初识	001
第二章 同床异梦	008
第三章 回忆成殇	016
第四章 狹路重逢	025
第五章 轻流暗涌	035
第六章 前仇旧恨	044
第七章 疑窦丛生	052
第八章 狹路相逢	062
第九章 海蓝其人	073
第十章 三亚之行	083
第十一章 拨云见日	096
第十二章 人醉心不醉	103
第十三章 时尚教主	115
第十四章 肆无忌惮	128
第十五章 北京一夜	137
第十六章 她的不甘	145
第十七章 形同陌路	154

第十八章 转身离开	164
第十九章 你为什么娶我	175
第二十章 抽丝剥茧	189
第二十一章 车祸疑云	202
第二十二章 沉冤得雪	214
第二十三章 前欢旧爱	222
第二十四章 楚河汉界	231
第二十五章 有一种爱	240
第二十六章 能不能回头	252
第二十七章 寂静欢喜	261



## 第一章 与君初识

入夏，干旱了那么久，终于飘起了雨。不大不小的雨点，打在窗户上，噼啪作响。外面的樟树枝被吹得左右摇摆，天空黑压压的一片，室内一下子就暗下来了。

金茗苑的梓园别墅前面是一大片湖，倾盆的雨点坠下来，珠落玉盘的啪啪声四起，似乎能把这个房间的冷寂一起融进去。

冷小菁在床上翻了个身，听到外面的雨声，她清了清嗓子，喊道：“方管家。”声音软绵之中带着一丝沙哑，只是外头没有丝毫的动静，声音仿佛被海绵吸收了一般，从这头传到那头，然后消失。

开着空调，即使裹了一床毛毯，她还是觉得冷，也没有如愿发出一身汗来。

她掀开被子下床，软缎拖鞋既轻又软，踩在黑色柚木地板上悄无声息。墨绿色的金丝绒窗帘顿时拉紧，室内突然变得暗下来，心底有熟悉又恐惧的感觉缓缓升起，仿佛有一只大手握住了心脏。

她想起爸爸离开的时候，也是这样灰白的天。她揪着父亲的衣角，无论旁边的人怎么叫喊她都不肯松开，怕父亲似风中的气球，手一松就会无影无踪。可最终还是无能为力，十几年无忧无虑的生活，到了那一刻，离开了父亲，她才发现自己有多无助。



维多利亚风格的装潢衍生出一种典雅的华丽，空间开阔。临门是入墙大衣柜，整整的一面占了好大的空间，中间最大一格的衣服都是萧楠洛买的，而她从未穿过。就像是一个生活不富裕的孩子看到了超市里琳琅满目的玩具，知道自己只能看，并不能拥有。

其实以前她也算生活优渥。生活在典型的暴发户式的家庭，父亲对她的宠爱也大多表现在物质上。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父亲没有在一夜之间倒下，或许她现在还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公主。

屋子里弥漫着薄荷红茶的味道，茶水袅袅腾腾地冒着热气。茶水入喉暖顺，清凉的香气仿佛可以减掉些许痛苦。

探温针细长的水银线一路攀升，一直跃到38.9℃。她蹙了蹙秀气的眉，为难地抿了下唇，她知道自己必须去医院。

冷小菁偶尔会傻傻地想，如果萧楠洛永远不回家，她会不会活得开心一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生活会很自然，唯独少了爱情而已。

答案是不会。

生活像一张网，而她是一条鱼，早已陷入，无处可逃。

手指缓慢地扫过衣柜中间那一格华丽的服饰，勾出讥讽的笑容，她关上柜门，伸手去够旁边的柜子，修身白T恤加蓝色牛仔裤。

外面的雨声一阵又一阵，仿佛是蜜蜂在耳边嗡嗡地叫。她的耳边回响起萧楠洛说过的话：“你还有什么委屈的？我供你吃，供你穿……”那样尖刻的话语，一刀一刀，刻刻凿凿地留在脑海里。

墙上的时钟滴答滴答，她进浴室的时候望了一眼钟，原来已经是下午了。抬头看到镜子里面的女人脸颊潮红潮红的，仿佛脸颊上涂了一层胭脂。她扯了扯嘴角，扯出一个勉强过关的笑容，

拿了包出房间。

方管家正指挥人整理萧楠洛的房间，因为他有轻微的洁癖，对于很多事物的要求颇为苛刻，所以即使萧楠洛长时间不回来，房间里仍旧要打扫得一尘不染。

门是开着的，门口透出一圈吊灯的琉璃光圈，她走过去的时候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许是因为发烧，她走路都没了力气，身子轻飘飘的，仿佛踩在云朵上。

方管家看到走过去的人影，追了出来，双手交握着放在胸前，背脊微微前倾，态度礼貌而疏离：“冷小姐，您要出去？”很好听而偏中性的女声，干净利落，和她头上绾上去的发丝一样。

冷小菁微微点头，“有点发烧，我去一下医院，打一针，拿点药，就回来。”她客气地回之以笑容。

方管家是个三十五岁左右的女人，不知道跟了萧楠洛有多久，冷小菁只知道自己搬进这个屋子的时候她就在了。受过英式专业培训的管家，有一张似冷漠却热情的脸孔，礼貌而公式化的言语。她一直这样认为，或者说方管家对着萧楠洛恭恭敬敬，而对她，总是一副疏离而严肃的样子。

方管家若有所思，片刻后开口：“您不用出门，我打电话叫杨医生过来。”

冷小菁怆然地笑笑，摆摆手：“不用麻烦了，我自己去吧，我还约了朋友。”

方管家是个谨慎的女人，看她拒绝，于是避着她到旁边打了一个电话。冷小菁知道她是去问萧楠洛了，于是在一旁候着。

不过几十秒的光景，方管家从一旁过来，朝她点点头：“萧先生没有接电话，不过我希望冷小姐晚上还是早点回来。”

冷小菁半个身子陷在角落的灰色阴影里面，现出一抹妍丽的



笑容，扶住身前米白色的雕花大理石围栏，过了好一会儿，才一步一步地向楼下走去。

萧楠洛和美女正玩得不亦乐乎，怎么会有时间管她的事？

外面的雨很大，夹在风中，水雾迷蒙。即使打开了伞，仍寸步难行。她身体轻飘飘的，逆着风，连步子都难以迈开。只是一会儿，上身就已经被打湿，湿漉漉的裤管粘在小腿上，异常难受。可惜这个时候出租车和公交车都很少。

雨伞没多大的用处，风大雨斜的，连伞都很难握住，冷小菁的半个肩膀都被淋湿了。她加快脚步，很快就到了小区门口的路口，并没有瞧见有车子过来，斑马线旁的行人指示灯显示红色。或许是发了一会儿呆，或许真的是高烧的原因，等她看见指示灯变成绿色的时候，已经三十秒过去了。

脚步迈出去，不知道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她脚下一滑。哗的一声，被雨水洗刷干净的车轮压过水坑，溅起一道银白色的水花，直接扑到了她的脸上与身上。

那水进到眼睛里，疼得她几秒后才睁开眼睛，湿黏的棉布料倏地触上皮肤，一阵凉飕飕的湿意在身上蔓延。无奈周围的喇叭一个劲地鸣着，冷小菁身上仅剩面积不多的一块干净的地方也被溅上了泥垢，全身脏乱不堪。

她踉跑了几步，终于还是歪歪地跌倒，一身狼狈。这几日以来，积聚在心头的某种情绪仿佛到了一个临界点，终于在此刻爆发。她忍住了眼泪，抬头望着前面。

有男子开车门下车，不知道是司机还是车主，撑了伞从车子那边小跑过来，低头瞧了一番，看到她没有受伤，仿佛是松了一口气，脸上不禁露出一丝鄙夷，说道：“既然没事，那就起来吧，下次过马路小心点。”言外之意显然是怕她要敲诈。

“我没事。”她撑着地面站起来，忍住膝盖处传来的剧痛，转身就走，背影马上就陷入茫茫雨雾里。

车子里一片安静，魏峥注视着外面的那一抹身影，心中略有所动。做律师这么久，了解如今的人在马路上被撞了，索要赔偿的居多，而像前面这名女子说自己没事的，还真是少见。

“这位小姐，需不需要我送你去医院？”魏峥下了车，追上冷小菁，问道。

“我没事。”冷小菁漠然地强调，并未抬头望他一眼。

他的鞋子在雨水中，隐隐发亮，似女子沾湿的发丝，稍稍透出一抹晶亮。

几秒之后，他转身向车子走去。

助手已经开了车门，他听到身后一声惊呼，转身，那女子已经倒了下去。魏峥赶紧上前将她抱到车上。

前面的司机向后面瞟了一眼，然后知趣地移开目光：“魏律师，我们现在还是回律师事务所？”

“去附近的医院。”他平淡的语气中带着急躁。

怀中的女子，嘴唇干裂，脸上烧得红彤彤的，而且身体还直打战。魏峥把手往她的额上一探，烫得吓人。他眉头蹙起，嘴唇抿起来：“开快点。”

他此刻才真正看清楚这张脸，随即眼眸一亮，瞳孔一紧，记忆深处有什么在兴奋地跳跃。

医院的病房里很安静，周围是素净的白。

外面的雨渐渐停了，阳光透过病房的窗户，映衬着树叶上的一点泛光的绿意，直射到床上。忽然之间竟然又是阳光四射的晴天，仿佛刚才的狂风暴雨只是午夜的一场梦境，如此不真实。



她隐隐约约听见忽远忽近的说话声，而眼皮上像是堆了山，厚重得睁不开。

“发烧到这么高的度数，为什么到现在才送医院……又淋了雨，温度退不下去，就会……”说话的是个四五十岁的女医生，戴着眼镜，严谨的脸上此时透着严厉，对着站在病床旁边的男子说道。

一直沉默的男子不说话，负手而立，眼里满是担忧，疑惑地开口：“她发烧……很久了？”

医生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在文件夹上面做好相关的住院记录之后，看着对面衣着光鲜的男子，冷冷地开口：“这男朋友做得……真是……年纪轻也不能这样乱来。”

随着关门的声音响起，房间里又安静下来。

这些谈话像一阵风在她的耳边刮过，随后她又沉沉睡去。

冷小菁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有她的爸爸——把她捧在手里宠爱的男人。梦中的她生了病，眼睛睁不开，喉咙里有说不出来的灼痛，她疼得说不出话来，只能流泪。而身体又累到极点，一点都动不了。

即使这样，她还是不愿意放开爸爸的手。

爸爸把她抱在怀里，一遍一遍地哄：“我的囡囡，你要听话，不能总让爸爸操心。”

医生告诉她，爸爸死了，她只是摇着头，一遍一遍，根本就不相信，也永远不会相信。最疼爱她的爸爸怎么会舍得扔下她一个人先离开？一定不会。

可是最后爸爸还是走了，她想爸爸，一直想，一直想到心里发疼，还是不肯放弃。

然而那人的身影渐渐变得模糊，在行走中消逝。她惶然地追

上去，慢慢地看清那一张脸，陌生而冷漠，怎么会是萧楠洛？

冷小菁再次醒来的时候，房间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周围的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塑料管中的药水正缓慢地滴落，灯光透过小而透明的塑料管在床头形成一个光圈。有着轻微的恍惚，耳朵里传来嗡嗡的声响，过了几秒，她才反应过来自己在医院。

药水还剩下一点，她看了看时间，已经不早了。叫来护士拔了针头，冷小菁取出便笺，写道：谢谢，我走了。又取出两百块钱和纸条一起压在药瓶下面，离开了。

回到别墅，已经是晚上九点之后的事了。

“你这是要干嘛？”林楠洛皱着眉头，看着她，疑惑地问。“我刚刚在医院里打了一针，现在身上还有点疼，想回去睡一觉。”冷小菁说着，从包包里拿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发给林楠洛。

照片中，冷小菁躺在病床上，身上盖着白色的被子，身上插着针管，脸色苍白，表情痛苦。林楠洛皱着眉头，看着照片，皱眉，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你到底要干嘛？”林楠洛皱着眉头，看着她，疑惑地问。“我刚刚在医院里打了一针，现在身上还有点疼，想回去睡一觉。”冷小菁说着，从包包里拿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发给林楠洛。

“你到底要干嘛？”林楠洛皱着眉头，看着她，疑惑地问。“我刚刚在医院里打了一针，现在身上还有点疼，想回去睡一觉。”冷小菁说着，从包包里拿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发给林楠洛。

“你到底要干嘛？”林楠洛皱着眉头，看着她，疑惑地问。“我刚刚在医院里打了一针，现在身上还有点疼，想回去睡一觉。”冷小菁说着，从包包里拿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发给林楠洛。

“你到底要干嘛？”林楠洛皱着眉头，看着她，疑惑地问。“我刚刚在医院里打了一针，现在身上还有点疼，想回去睡一觉。”冷小菁说着，从包包里拿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发给林楠洛。

## 第二章 同床异梦

园子里面的路灯都亮着，光亮透到大门外面。随着门禁卡的摆动，门口的读卡器发出一声尖锐的声响，屋子里透出强烈的光线，微微的香水味隐隐散发出来，而她见不到半个人。

门口的盆栽幽翠碧亮，在鞋柜上映出婆娑的斑影。她把包放在鞋柜上，低头去换鞋。弯腰的瞬间，太阳穴忽然一阵针刺般的痛，头脑蓦地眩晕，她伸手扶住墙，缓缓站起来。

去厨房随便吃了些东西便上楼回了房间，进了浴室开了花洒，温热的水，她觉得不够烫，伸手把温度调到最高档，热水滴溅到眼睛里，她终于渐渐清醒。她想起今天哭了，好在外面下着雨，眼泪与雨水是分不清的吧。

睡到床上心才真正安静下来，被褥上有一种奇异的香味。想起今日送自己去医院的男子，她终究还是遇到好人了。

床前亮着一盏壁灯，冷小菁睡不着，她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向门口探去，望着冰冷的门把手静静出神。上楼的时候路过他房间的门口，里面有光透出来，她知道萧楠洛回来了。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迷迷糊糊中感到胸口一凉，她感到有人沿着睡袍的袖口慢慢地摩挲着她的手臂，一直到胸口，那种感觉莫名的难受。她不禁一阵战栗，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仿佛胸口有东西堵着，全身被桎梏着，整个身子一直往下沉，往下沉，没有落点。而这样熟悉的恐惧感让她一下子完全清醒了，她不禁睁大了眼睛。

“别这样……我不舒服……”

萧楠洛听了顿了一下，并没有说话。月光很亮，他的脸背着手，陷入一片阴影里，看不真切。吻又落下来，动作并没有因为她刚才的话而变得温柔。

“别扫兴。”他低低地说。

她撇过脸，并不看他，双手抵在胸口，无声地拒绝。

萧楠洛笑了一声，放开了她，靠在床头，开了床头边的落地灯，取了一支香烟点上。

冷小菁躺在一旁不说话，萧楠洛捏了捏她的下巴，道：“好像瘦了。”

她笑笑，瘦了吗？她自然不觉得，他们虽然是夫妻，却已经两个多月没有见面了，他不说，她也从来不变。两人一直都是保持这样奇怪的方式相处，似乎双方都已经习惯。

萧楠洛心情不好，她能感受到。她开口解释：“我今天真的不舒服。”

萧楠洛吐了一口烟，好一会儿才说道：“刚好还有两个月就是中秋节了。”冷小菁脸色一白，双手揪紧了被单，吸了口气，便钩了他的脖子，身子就倾了上去。萧楠洛掀开被子下了床，背对着她说道：“不是说不舒服吗？那就早点休息。”说完转身离开。

冷小菁愣了一会儿，才侧着身子躺下来。难怪今晚的月光这样皎洁，原来又快到十五了。这么快，竟然还有两个月就到父亲的忌日了。

只记得那年的秋天来得很早，又是异乎寻常的冷。原是合家



团聚的中秋节，而爸爸就在一夜之间离开了自己，快得让她根本不能相信那是真的。直到把怀中爸爸的骨灰埋进去，她才觉得，父亲是真的离开了，而她一无所有，再也不是原来被呵护备至的公主了。以至于这两年，她都对这个节日厌恶至极，仿佛是这个节日夺去了她的亲人。

回忆深了，不知道是不是哭着睡着的，因为她醒来的时候眼睛肿着，像叨着两只核桃一般，对着镜子瞧了半天，果真很丑。其实她很年轻，才二十四岁，皮肤底子好，只是再好的皮肤也挡不住一双肿了的眼睛。对着镜子给眼睛上了妆，直到觉得不难看才作罢。

她转头看了时间，正好是上午八点，比平时晚了半个小时。拉开窗帘，屋外是一大排樟树，那幽幽的叶子看上去暗沉得发乌。整理好床上的被子，又拿了外套，她才匆匆下楼。

“早上好，冷小姐。”方管家站直身子，脸上带着一丝笑容。冷小菁怔了怔，意外的是，很难得，萧楠洛竟然坐在餐桌旁，一派衣冠楚楚的儒雅。

曾经媒体对萧楠洛的出身有过很多种猜测。人其实是一种很矛盾的动物，既要活得现实，又不想放弃心中的幻想。

萧楠洛皮肤白皙，这种白，恰到好处，不夸张不内敛，如他一直给人的印象。

如果不掺杂任何个人感情的话，冷小菁承认他的确是一个极好看的男子，拥有令人艳羡的才能与外表。和很多同行一样，萧楠洛是靠本事起家，过程不为人知，但是如今一直做房地产的投资，确实取得了事业的成功。

方管家知道她每天这个时候起床，因为她九点钟上班，但是八点钟过一点就会出门。

生活中冷小菁不能控制安排的事情已经很多，而对于时间，她想做到分分秒秒精确。

“冷小姐，您需要什么？”方管家站在一旁，恭敬地开口问道。  
她点头微微一笑，“一杯豆浆，一份三文鱼三明治，谢谢。”  
她亦是礼貌相待。

萧楠洛生活上并没有那些西方的做派，规矩也不多，通常餐桌上是中西餐不分的。他用筷子夹起一个热气腾腾的小笼包，咬了一口，悠悠问道：“昨天为什么那么晚回来？”

她握住餐具的手顿了顿，那一口含在嘴里的豆浆不上不下，呛了一鼻子，她忙拿了餐桌上的纸巾擦拭。萧楠洛并不准备帮忙，只是抬了一下眼，仿佛享受她手忙脚乱的惶然。

冷小菁低着头，放下手里的纸巾，并不急着回答，直到喝完一杯豆浆：“我昨天发烧，去医院了。”

萧楠洛听后没有说什么，淡淡地“哦”了一声，然后低头去看手边的报纸，好一会儿才开口：“回来太晚了，为什么不叫杨医生？”他的声音平淡得无一丝波澜，可眼底深邃的冰冷像涟漪一样一点一点地漾开，漾在一双狭长的眼中，宛若秋水入桃花。

而这样的冷，对她来说又有一种异样的熟悉。  
冷小菁不回答，眼底闪过一丝微微的冷嘲，萧楠洛几个月不回来，她亦不会多说什么。

她抬起眸，又垂下，淡淡地解释：“方管家给你打电话，你没接……所以……就自己去医院了……”见萧楠洛不说话，她回答得更加小心翼翼，“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她一副胆小懦弱的样子也未尝不好，至少萧楠洛受用得多。只是，她还是希望他不要生气，他的脾气太古怪，前一秒平静，下一秒就怒了。



萧楠洛坐在那里，轻轻弯起嘴角，对她的回答不置可否。

昨晚的确没空，和一帮朋友在外面玩，那样的地方，即使手机响了，自然也是听不见的。他轻笑两声，转眼继续看报纸。

他安静下来不开口，冷小菁也不想自讨没趣。或许是受了他的影响，她也喜欢在早餐时一边用餐一边看时尚杂志，既然从事传媒行业，多了解一些东西总是没有错的。

方管家做事仔细，对于职责之内的事情从来一丝不苟。这本经典的时尚娱乐杂志昨天才出刊，今天就已经摆了上来。娱乐新闻专题依旧是这本杂志的主打，标题醒目地写着：“新晋影后晓晓昨夜会男友”。

左晨晨对于娱乐八卦向来乐此不疲，坚信“女人不八卦，野猪倒着爬”，得她传教，冷小菁对娱乐圈的大事想不知道都不行。

晓晓是今年的新晋影后，年纪轻轻，清纯与性感并存。因在某重要国际电影节上大爆冷门地夺了影后，成为第一个得此殊荣的华人女星后，晓晓从此晋升国内一线女星的行列，其主演的电影也在国内各大院线重新上映，晓晓着实红了一把。而在这样关键的时刻爆出绯闻，对于依旧是圈内新人的明星来说着实少见。因此更加让人猜疑是何方男子赢得佳人芳心，竟然让佳人不顾蒸蒸日上的事业传起了绯闻。

照片拍得不是很清楚，都是背面照，但仅仅是一瞥，那个背影便让冷小菁觉得莫名熟悉。或许背影会有相似，但是后面的背景里不起眼的车牌，尾数三个1，就真的暴露了车主的身份。

萧楠洛这个男人癖好不多，但是对于数字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执着，仿佛成了一种执念。无论是手机号码，车牌号，还是门牌号的尾数都是三个1。她看了一眼对面静静看报的男子，脑海中不由得联想到他的车，勾勒他的背影，黯然失笑，原来自己也有